

讀通鑑綱目條記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四

武進李述來紹仔

宣帝本始元年召黃霸爲廷尉正

目 庭中稱平

集覽 庭中庭尉之中也

按胡注云漢書作廷中謂廷尉之中也通鑑作
庭中謂漢庭之中予謂通鑑特字誤耳不必曲
說傅會分注中當改正集覽以廷尉爲庭尉則
謬矣

四年

綱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按通鑑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玕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竊謂地震宜指言何地山崩宜指言何山否

則似凡地皆震凡山皆崩矣詔問經學下似不可刪之士二字漢書凡詔舉孝廉詔舉賢良詔舉茂材異等之類皆不贅之士二字則下之士字似可省 又此條無分注亦踈漏

地節二年以霍山爲奉車都尉

目 惡宋三世爲大夫

按爲當作無集覽誤同

三年立子奭爲皇太子

集覽 保阿保護阿倚太子之人

按保阿謂阿母保母耳 元康三年集覽謬亦

同此

元康三年封丙吉爲列侯

集覽

自曾孫遭遇宣帝武帝曾孫也征和二年

遭巫蠱事繫獄時丙吉治獄武帝以獄中有天子
氣遣使欲殺之丙吉閉門不納獲免故云遭遇

正誤 自曾孫遭遇今按曾孫時雖獲免未爲遭
遇當指掖庭養視屬籍宗正以後事

按集覽固非正誤亦未是遭遇謂自掖庭外家

遂入繼大統耳屬籍宗正徵時事耳亦不得云
遭遇也

以尹翁歸爲右扶風

集覽 此賢將指翁歸也

按當以此賢將爲句漢郡守亦稱郡將故謂翁
歸爲賢將也

又 入爲扶風入內地作扶風郡太守

按東海亦非外地扶風不止內地扶風是三輔
之一不得云郡太守 又二年以蕭望之爲左

馮翊集覽作左馮翊郡太守誤同此

神爵元年充國引兵擊叛羌

集覽 鮮水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
注徐吾徐吾水在朔方郡北

按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處也晉乞伏乾
歸都于此唐爲蘭州五泉縣漢書羌豪獻鮮水
海地于王莽置西海郡卽此山海經所云非此
鮮水也

又 從枕席上過師家語王言解誅其君而改其

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則民悅矣此之謂還師在
席之上

按胡注引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于枕席上
過也集覽非

三年以韓延壽爲左馮翊

集覽 下里僞物下賤鄉里假僞之物也

按漢書張晏注曰地下蒿里僞物也集覽非

五鳳三年以黃霸爲丞相

集覽 僞聲軼于京師軼與溢通

正誤 今按軼超過也

按集覽不誤正之非是

黃龍元年邾支徙居堅昆

目 擊破烏孫烏揭丁令堅昆而并之

按漢書邾支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堅昆丁
令并三國蓋烏孫大國非邾支所能并所并者
三小國耳分注混書之非也

綱 太子爽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

考異 按元平元年已書宣帝尊上官后曰太皇
太后此年再書疑羨

考証 提要因通鑑舊文誤書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于病已入卽位之下宣帝實未嘗尊之當依
漢書去此九字

此條在元平元
年類辨于此

按漢書上官后傳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凡立
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蓋宣帝于昭
帝爲孫行故尊上官后爲太皇太后非至元帝
始尊之也當從考異 又通鑑于此亦書尊皇

太后爲太皇太后綱目蓋仍通鑑之誤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立僖仔王氏爲皇后

考異 按唐高宗永徽五年書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以著高宗麀聚之醜而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三年書皇孫鷲生分注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爲僖仔必傳錄闕漏

按唐書則天年十四時太宗聞其美容止召入

宮立爲才人及太宗崩遂爲尼居感業寺大帝
于寺見之復召入宮拜昭儀與政君事絕不相
類政君是帝后所自擇決非如武氏之曾接幸
御者事同政君一語是當時巧于文飾之詞安
得援此以譏元后爲麀聚也擬不于倫不意環
谷先生乃亦有此

又按此條文氣似是考
証考異字或是誤刊

二年

綱 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

按望之本傳云恭顯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

白望之前幸不坐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
屈之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蓋
此時望之未嘗下獄故下文云上名堪更生曰
繫獄而不言望之也此所書蓋失考

三年罷珠厓郡

集覽

朔南北方也

如何指南爲北南字當羨耳

綱 百官各省費條奏

按漢紀詔書云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百
官各省費爲句條奏毋有所諱爲句條奏二字

當是失刪否則不當去毋有所諱四字

五年

綱 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

按漢書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此與鹽鐵官常平倉異例恐不宜統以罷書

永光元年上酎祭宗廟

考異 按年號例曰正統之君秦漢以下曰帝注云其日上者當時臣子之辭今不用此年書上必傳錄之誤

集覽 上耐上是掌反獻也

按集覽音是掌反義亦可通然尋漢書本文自以君上之上爲文不訓獻也朱子是仍通鑑之文而誤亦非傳寫之訛

二年以匡衡爲光祿大夫

目 胡氏例自此後赦之無事義者不復載今從之

按此當是修書凡例不知何以誤入于此然所謂胡氏例不復載云云終不解所謂也

四年以周堪爲光祿大夫

目 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爲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耶

按堪雖復用希得進見而顯筦尙書故不得不因顯白事則時勢之所無如何而堪之所以抑抑而死也不責帝之不能親賢而責堪之不能去顯可謂不諒

建昭元年河決

質實 大河發源登州府棲霞縣治南東流經福

山縣界合清洋河入海

按廣深與大河等所謂大河卽河之經流耳質實云云不知其何所指也

二年殺魏郡太守京房

集覽 以孝廉爲郎以其孝廉舉之爲郎也

按孝廉爲郎謂初舉孝廉後仕爲郎也孝廉是舉科郎是官位云舉之爲郎謬矣

質實 魏郡漢初所置治鄴縣魏曹操受封于此後魏于此置相州東魏靜帝徙都之北齊武帝又

都之

按東魏孝靜帝是二謚不得專言靜帝北齊無武帝若指神武則未嘗稱帝不得云都若指武成則都鄴又前此矣

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

集覽 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求問谷吉何爲而死也

按死與屍通謂求其屍也

竟寧元年以召信臣爲少府

集覽 召姓也與邵通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後

按召公非文王子史記但云與周同姓耳

封甘延壽爲義成侯

集覽 解縣通籍縣讀曰懸解倒懸之義

按漢書注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集覽非

成帝建始四年

綱 春正月隕石于亳四于肥纍二

書法 兩地同月大異也

按漢書五行志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

累二蓋同日也又毫當作橐不宜仍通鑑之誤
夏四月雨雪

目 谷永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曰云云

按谷永之于王氏猶劉歆也不忠甚矣分注取
永語無乃少煩

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爲列侯

質實 平阿縣名未詳沿革紅陽縣名未詳沿革
按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平阿侯食邑于沛紅陽
侯食邑于南陽

西夷相攻

集覽 守尉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

按漢承秦制郡有守有尉班表郡尉掌佐守典
武職甲卒不分大小郡也

陽朔三年

綱 隕石東郡八

按前後書隕石皆有于字此當脫字也

永始元年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

質竇 新都漢之縣名屬廣漢郡後置新都郡晉

徙新都郡治雒縣

孺子嬰初始元年集覽注同

按漢書莽傳國南陽新野之都卿與新都縣無涉

詔罷昌陵

集覽 葬母于防防魯邑春秋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在琅玕華縣東南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

按華縣在今沂州費縣西北六十里去曲阜甚

遠決非孔子葬母處濟北盧縣則益遠矣質實引一統志曲阜縣東二十里有防山當是也

綏和元年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

集覽 奉大宗後近思錄曰古者諸侯之嫡子嫡孫繼世爲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爲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宗之所謂大宗也

按哀帝爲成帝後卽如諸侯繼世爲君矣非別子爲大宗比也集覽誤解

哀帝建平二年以平當爲丞相

日 以冬月旦故賜爵關內侯

按旦當作且漢書注云漢儀注御史大夫爲丞相更春乃封冬月非封侯時故且賜爵關內侯也按此本可不書此亦分注詳所不必詳之一端也

四年賜董賢爵關內侯

日 侍中傅嘉勸上聽息夫躬告東平本章

按聽當作定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集覽 呼韓邪匈奴單于之號宣帝五鳳元年稽
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後光武
建武中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塞願爲藩蔽
按揚雄本書云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謂宣帝
神爵二年日逐王先賢揮降漢封爲歸德侯卽
劉向所謂鄭吉迎自來之日逐也集覽專屬稽
侯獬已非至引光武時事則慎矣

元壽元年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

后

書法 書孝元傳皇后何譏之譏也自是又有尊
薄太后爲高皇后之書哀不足責也世祖亦然惜
哉

按呂武之于漢唐得罪宗廟絕不爲親綱目書
之以爲得禮也豈可與哀帝比哉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集覽 猶當有以負國如此則君爲無罪矣如何
先自當以負國之罪

按語意謂信如君言是無罪也必當別有負國

處耳集覽支甚

二年以甄邯爲侍中

集覽 武父董宏之子名也

按本文董宏子武父爲那佞奪爵蓋宏前請立
丁姬爲帝太后封高昌侯莽以宏爲那佞故
以其父罪奪其子之爵耳武字句絕父非名也
平帝元始元年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

考異 帝字羨按順帝永建二年書追尊母李氏
爲恭愍皇后質帝本初元年書尊母區氏爲博園

貴人靈帝建寧元年書尊母董氏爲慎園貴人皆無帝字

按分注王莽恐帝外家奪其權白太后遣使卽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蓋是時政自莽出故以拜帝母爲文紀實也若去帝字則當如質帝靈帝之例書尊母不得云拜母矣拜母二字連言之則不辭

二年頒四條于匈奴

集覽 去胡來王唐兜去胡來西域國名或曰唐

兜本其國之號

按西域婁羗國王號去胡來王去胡來本非國名唐兜其王之名非國之號

四年加安漢公莽號宰衡

目 加后聘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

按漢書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詔復益二千三百萬爲三千萬此又加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分注旣芟除前

文則合爲一萬萬字無着當并去此十二字耳
五年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阼

集覽 家國采刑法志采地注采官也

按自施政教於其官家國采官家國采是四項
胡注官者謂公安漢公第爲官也家者謂其家
也國者謂其所封新都國也采者謂以武功縣
爲采地名曰漢光邑也

孺子嬰居攝元年立宣帝元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
子

目 託以爲卜相最吉立之

按爲字衍

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

集覽 奔命謂奔走來歸命者

按漢書音義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
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集覽
非

初始元年

綱 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

又 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
按莽以十一月甲子奏太后稱假皇帝令天下
奏事毋言攝卽日哀章獻銅匱戊辰莽遂卽真
而下詔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
之朔則此二事皆在十一月不當別分十二月
目 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

按漢書作卽日昏時蓋卽甲子日之昏時也不
宜刪卽字

新莽始建國元年

綱 徐卿侯劉快起兵討莽

按快漢書王子侯表作煥

遣五威將帥班符命

集覽 夫餘地名在長城北

按北字當誤北字上或脫東字也

二年莽廢漢諸侯王爲民

集覽 厥角稽首角犀厥地名

按此引趙岐注誤衍名字又趙注厥字下疑亦有脫字漢書注應劭曰厥者頓也晉灼曰厥猶

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不同趙義蓋從應當
云厥頓地

三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寇

考異 提要書曰分道入塞按征伐例中國無主
但云入塞據四年書貉人入邊當從提要

書法 其不書入寇何莽故寇也故此書匈奴入
塞下書貉人入邊

按書法則原文本作入塞而汪氏考異以爲入
寇所見之本異也據此一條則朱子原文其傳

刻致誤者蓋不少矣

質實 平州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

按胡注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
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此平字誤錢氏辨正曰
西河郡有平周縣周與州古字通用路博德傳
西河平州人卽平周也西河本屬并州故云并
州平州非遼東之平州也

天鳳元年莽與匈奴和親

目 單于聽命莽燒殺之

按漢書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執良等付使者
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于城北聽命二字敘
事未晰

二年春民訛言黃龍死

目 走觀者萬數莽捕繫之

按漢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此直
言捕繫之失情事矣

三年

綱 越嵩蠻亦殺其太守

按莽改太守曰大尹故前書西南夷殺牂牁大尹益州蠻夷殺其大尹此書太守誤也

四年臨淮琅玕及荊州綠林兵起

集覽 琅玕呂母呂母姓名

按母非名也

五年

綱 琅玕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

按前後所書起兵例皆字似誤衍

六年

綱 關東饑旱

按此仍漢書之文核記事之法似當書旱饑或是誤衍旱字

地皇元年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書法 不書死之何求謀誅莽正也不克則死而已謀覺之後連及者數千人則與慷慨就義者異矣故書謀誅一也于段秀實則書死之于馬適求則止書死

按上書謀誅則死義自見義不係乎一之字也

必以連及數千人爲罪乃與春秋孤亂賊之黨
顯背又馬適求一鉅鹿男子必與司農卿段秀
實比抑失倫矣

更始元年劉賜爲丞相

考異 劉上漏以字

按此條蒙上以劉秀行大司馬事爲文不當復
有以字

二年元遷都長安

集覽 俛首刮席正義曰言羞忤而俯首至于坐

席

按此當謂俯首而以指爪刮席耳首至于席安
得言刮

薊城反應王郎

集覽 元氏防子皆常山屬縣今真定有元氏縣
無防子縣有房山在平山縣疑卽此縣

按後漢書注元氏防子屬常山郡防與房古字
通用

梁王永據國起兵

集覽 西防未詳或曰孔子葬母于防恐卽此也
按後漢書注西防縣名胡注攷兩漢志無西防
縣錢氏辨正曰前漢志山陽有西陽縣疑是西
防之訛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五

武進李述來紹仔

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孫述稱成帝

目 號元龍興

按號字當是改字之訛又分注于僭號諸國多
不書其改元此獨書之亦是體例未一

長安亂元奔新豐

質實 湖池中未詳處所惟河南府陝州廢湖城
西門外有湖水源出閩鄉縣西南六十里北流入

河未知是否

按張卬欲歸南陽復入湖池中爲盜湖池猶言草澤耳卽欲求其地以實之亦不當在陝州也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集覽 城陽景王史記王子侯者表漢武封城陽頃王劉買于枸景王淑于燕

正誤 今按漢書諸侯王表齊王肥之子廣武帝時始受封爲城陽王卽景王也傳共王喜云云

按城陽景王卽朱虛侯章也漢書明云城陽景

王章孝文二年二月乙卯以悼惠王子朱虛侯
立集覽不必言正誤抑何賢賢

三年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

集覽 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嶺山至河南鞏縣
入河括地志洛水出慶州洛源縣別于山南入渭
按赤眉東向宜陽帝勒軍降之此洛水是入河
之洛非入渭之洛不當並引括地志

馮異擊延岑破之

日 異兵穀甚盛

按甚當作漸異軍方以果實爲糧乍得趙匡嶽
穀安能甚盛

五年岑彭攻拔夷陵

集覽 津鄉在巴郡境內

按津鄉在南郡江陵縣非巴郡也

耿弇拔祝阿

集覽 校者營壘之稱

按遮木以闌禽獸曰校軍部有闌格者亦曰校
不指營壘

以侯霸爲大司徒

集覽 投劾上狀自刻有過也其劾狀中有上文
恨曰以下數語

按恨曰以下數語乃面責侯霸之辭安得以爲
劾狀

盧芳入塞

考異 當書入寇

書法 不書入寇未忍以狄狄芳也

按芳旣引胡侵邊何不忍狄之之有考異是也

十一年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

目 延岑盛兵于沅水

集覽 沅水沅音元水在武陵郡臨沅縣南酈道
元水經云沅本作沈水在廣漢郡入涪或作沅非
是應劭曰沅水出牂牁郡且蘭縣入于江去武陵
界分爲五谿

按光武紀作沈水臧宮傳作沅傳寫誤也分注
當改正彭與述相距在潼川安得至武陵酈道
元云云是引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而又以章懷

注與水經注錯雜成文真不可解 按章懷注
曰水經注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沉
水及沅水者並非集覽但引此注足矣乃必顛
倒之又忽引應劭說真無識也

十三年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目 胡氏曰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卓茂之徒
皆公輔之器宜爲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
臣不復任使雖有經國遠猷豈敢自陳耶

按此時寇恂祭遵卓茂已死而賈復傳明云惟

高岱

卽鄧禹

固始

李通

膠東

賈復

三侯

與公卿

參議大

事未嘗一切不復任使也胡氏之論抑何昧昧
又卓茂亦非功臣

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集覽 不可問不可得而理問也

按下云吏受郡敕欲以墾田相方胡注云問其
墾田之數以相比方則此問謂訪問非理問

又 帝詰吏由光武詰問吏因由

按後漢書當以帝詰吏由趣爲句由從也問是

書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爲何也

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

集覽 雒將女子雒將姓名也其女子名徵側

按交州外域記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
雒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主
諸郡縣縣有雒將雒將非姓名也

十七年

綱 進右馮翊公輔爲中山王

按馮字羨是時有左翊公右翊公

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阯

考異 討當作擊據下文徵側徵貳書斬則此不當書討也

按前書徵側徵貳反則此正宜書討

十九年徙四親廟于章陵

日 胡氏曰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未有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廟蔑有異等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

不守哉

按胡氏此論失其平矣光武中興特起義不繫于元帝安得以爲人後者例之又宣帝于史皇孫但置園廟而戾太子則仍其故謚可謂得禮之中亦不當與哀帝同譏也

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

目 胡氏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

按光武詔書以立子以貴附會東海王陽皇后

太子誠非禮意胡氏之說春秋則可謂敢于誣
經者矣適庶之辨禮所最嚴立子以貴何爲無
其說也

賜洛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集覽 格殺不用器械而白手殺之

按此正謂以刀格殺之耳集覽之說不知何本
二十一年春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

集覽 五郡武威張掖酒泉金城北地

按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此北邊五

郡非河西五郡

又 白山敦義恭廣志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一名雪山括地志云山在伊州伊吾縣北一名析羅漫山地理志伊州在燉煌大磧外索隱曰白山本名天山祁連山

按此白山自指上谷塞外之白山非西域雪山也 明帝永平十五年耿秉將兵屯涼州分注當先擊白山此是西域雪山矣集覽反引此處之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乖舛極

矣

二十二年西域復請都護

集覽 兼從西域兼并從親也

按語意謂兼有其衆而服從之耳

二十七年壽張侯樊宏卒

正誤 公朝訪逮逮及也訪問不及也

不可解

建武中元元年

按光武改元通鑑止書中元後漢繼後漢書亦

止書中元綱目書建武中元按後漢書祭祀志
載封禪後赦詔明言改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
中元元年自當以綱目爲審溫公從袁范取簡
易也

明帝永平二年行養老禮

集覽 都紵大袍都謂都布也以綳裝衣曰紵袍
褻衣也

按所解殊不經若是都布何得單言都以紵爲
裝棉古無此解以進賢冠與大袍對舉安得云

裴衣胡注云績紵爲美布故云都紵得之矣
八年以吳棠爲度遼將軍

目 鄭衆出塞疑有異

按通鑑敘鄭衆使北匈奴于此文之前故直云
鄭衆出塞疑有異今移使事于後則此句突然
無端

九年匈奴遣子入學

集覽 四姓小侯袁宏漢紀曰以樊鄆陰馬四姓
非列侯故曰小侯

按此小字是幼小之小蓋四姓子弟之入學者
胡注云賜東平王倉侯印十九枚王子年五歲
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卽此類也

十五年封皇子恭等六人爲王

質實 樂成郡名未詳沿革

按樂成國本信都郡明帝更名在洛陽北二百
里

十七年班超執疏勒王兜題

集覽 北道卽扶風縣桐邑也

按北道乃龜茲北道與柁邑無涉

章帝建初四年皇太后馬氏崩

目 雜帛黃金錢二千萬而已

按原文御史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
二千萬而已二萬匹千斤五字恐不可省

五年遣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

集覽 義從西羌種名居湟中

按胡注義從自奮願從行者

元和五年收太尉宏印綬

目 吏與光舊

按後漢書書奏吏與光有舊因以告之太尉掾
吏甚多削書奏二字則吏所由知而告光之故
不可得明矣

章和元年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目 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
按超傳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
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
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分注削召將校及于寘

傳記五
王議又削于寘從是而東二語則可各散去情
不知何語又超之會議所以宣言于衆使所得
生口知之也去之卽失情事

二年以鄧彪爲太傅

自以韓紆嘗劾父勲獄

按後漢書劾上有考字考劾猶考問也專言劾
則與獄字不相應或是傳刻脫字耳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

集覽 二府丞相府御史府

按敞爲太尉掾二府謂司徒司空

質實 都鄉漢之縣名屬涿郡又名西鄉

按東漢有亭侯有鄉侯有都亭侯有都鄉侯都鄉乃侯號耳非縣名也

和帝永元六年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安國

目 安國上書告崇崇斷其章

按後漢書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蓋單于居西河美稷故諷令太守斷其章也直云崇斷其章恐失實

綱 北匈奴降者脇立屯奢何子逢侯叛走出塞
遣將軍鄧鴻等擊之不及

按後漢書鄧鴻等追擊逢侯于大城塞斬首四
千餘級則非擊之不及也又云逢侯遂率衆出
塞漢兵不能追而還似當云追之不及耳

十四年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集覽 離立曲禮離立者不出中間注離兩也楚
詞淑離不淫晦庵注離如離立言孤特也

按章懷注離並也不宜更引楚詞注

廢帝延平元年封帝兄勝爲平原王

考異 帝字羨建武二年書封兄縯子章爲太原王十五年書追謚兄縯爲齊武公並不加帝字

按是時政在太后封帝兄勝者從太后詞也非羨字

清河王慶就國

目 姬況孫也

按後漢書姬乃況曾孫此孫上脫曾字

安帝永初四年張伯路降復叛入海島

質實 海島在淮安府海州城東八十里卽高公島

按通鑑伯路遁走遼東止海島上則非海州也
元初二年以虞詡爲武都太守

集覽 峭谷今陝州陝縣東二峭是

質實 峭谷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卽峭山也

按羌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峭谷陳倉今鳳翔寶雞縣安得東出峭山胡注此峭谷卽今之大散

關非宏農澠池縣之嶠山也

前虎賁中郎將鄧宏卒

集覽 歐陽複姓名生字伯和

按歐陽生猶伏生高堂生也非名

五年徵任尚弃市

目 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弃市

按通鑑尚坐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贓千萬已上
檻車徵弃市蓋尚所以獲罪者因爭功而其所
坐之罪非爭功也分注似未得其實

六年

綱 敦煌遺吏屯伊吾

按敦煌地名耳敦煌遺吏殊爲不辭又敦煌太守曹宗上遣行長史索班屯伊吾則遣吏者雖是太守實亦出自上命不當以敦煌遣爲文意
敦煌字誤衍耶

延光三年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

葉覽 特加三綬謂兼三官累印綬而服之也武帝時楊僕垂三組夸鄉里卽此

按胡注三綬當作王綬都善降虜豈有三官可兼不得以楊僕爲比

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

目 胡氏曰忠則忠矣然其曩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已

按胡氏此論恐未得其平

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目 歷歛之孫也

按此孫上亦脫曾字

四年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考異 當作封宦者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按上已書中黃門孫程等若更書宦者便成重

查

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降反

目 戰于臨洮斬千餘級請率種人降

按請字無所指似當從通鑑原文作羌衆皆降

陽嘉元年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集覽 副之端門顏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也副

之再往也公府試中再試於前覆試

按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于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先詣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覈之此較顏說爲優

永和六年馬賢與羌戰敗沒

集覽 高克潰叛高克春秋衛文公之臣

按衛當作鄭

漢安元年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集覽 血嗣俱絕嗣絕則無血食之祀矣

按血嗣俱絕但言子孫從戮耳不必指血食

桓帝建和元年以杜喬爲太尉

集覽 側足而立恐懼而傾側立不安也

按側足猶云重足一跡耳此側字訓特如儀禮側尊側授不當作傾側解

和平元年前閉陵侯相荀淑卒

集覽 國武子國姓也名佐字武子

按武子是謚

元嘉元年詔舉獨行之士

集覽

補綻記內則衣囊

當作裳

綻裂綬箴請補綴

按綻裂之綻從糸胡注曰此綻釋補縫也韓詩曰破襖請來綻是其義也

二年以朱穆爲與州刺史

集覽 距柳下惠之弟秦時大盜也

按旣云柳下惠之弟何言秦時

又 檀車之聲詩小雅杜檀車幘幘征夫不遠
注檀車役車也

按陶以檀車與鳴條對言蓋指牧野之事也當

引檀車煌煌

永壽元年巴益郡山崩

質實 益州名

按後漢書巴郡益州郡山崩此益謂益州郡耳
非泛指益州

南匈奴左奠韃臺者等反

集覽 金鑊郭璞注山海經云鑊音渠金銀器名
也未詳其形制

按章懷注引山經注云鑊音渠金食器名今山

海經青要之山魃武羅司之穿耳以鑲郭曰鑲
金銀器名章懷注作金食器蓋傳寫誤也左思
魏都賦鑲耳之傑銑曰鑲耳夷名又胡注引韻
書鑲戎夷貫耳

延熹二年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闕韋著李曇皆不至
集覽 舉有道家舉察舉也有道家謂有道之士
按舉有道句絕家字屬下家拜太原太守謂卽
家拜之

又 冢隧掘地通路以葬謂之隧

按冢隧猶言墓道耳安得以隧葬解之

又 酸史記作餒漢書作服並行芮反連續而祭也

按醲酎酒也無連續之義

封皇后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爲列侯

集覽 素事梁冀黃門句絕

按素事梁冀爲句黃門字下屬上句是斥周永
下句是斥黃門

四年貢王侯半租

集覽 賁字本作賁音恃從人求物也

正誤 今按賁當音忒集覽音恃而刊誤爲恃也

按賁從代音集覽蓋音恃而訛爲恃非特也音忒者本禮記月令毋或差賁之文與此異義矣
七年邠卿侯黃瓊卒

集覽 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居柳下而施德惠
因以爲號

可謂無稽之談

八年詔壞諸淫祀

質實 王渙桓帝時累官洛陽令

按桓帝當作和帝